





新刻月林丘先生家傳禮記摘訓五卷

諸城 月林 丘 樾 著

楚麻 文宿 毛調元

楚黃 求如 鄧應張 全校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 止食無樂

有旒在下有延在上察之則深邃視之則延長 玉藻十有

二旒前後邃延是所戴之衮冕極其文龍衮是所被之衮

衣極其文以祭總承

玄冕二字作總朝日聽朔以事神治民分看 方氏曰日生



於東故於東門之外日月會於朔陰陽交於南故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明堂在焉闔門則明堂之門其中乃右扉之中閏月緊跟上句說不然便與玄冕無干了

方氏曰以視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餽朝之餘不別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奏樂而食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少牢大牢則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以水爲上則飲爲次矣以清爲上則濁爲次矣故以漿酒醴醢爲序素車服無樂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卒食則玄端而居然其居也豈遂以宴安自逸哉有史以書言動欲其以禮自防而致謹於言動也有瞽以察樂聲

欲其以樂自考而致謹於政事也燕居而猶備瞽史之職示規戒之道如此况朝祭聽朔之時乎五節意以衣服爲主而以飲食參之祭則以冕與衮朝日聽朔則以玄冕視朝燕食則以皮弁居則以玄端此禮服之常也食則以皮弁以奏以少牢大牢飲則以五此禮食之常也至於素服素車而食無樂又衣服飲食之變而殺於禮者也車是帶說

諸侯玄冕以祭

止

夫人與君同庖

禘悲

玄冕以陰幽思也禘冕各隨其爵以辨尊卑也月朔以特羊告廟遂因而聽其月朔之政以其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



也故其服尊以日視朝禮之常也故其服次 註以君臣分先後輔氏又謂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不敢緩此二意須兼說爲備蓋臣入常先然亦不必早君出常後然亦不可緩

方氏曰特牲或羊或豕而已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止於肉而不必肺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產也故用陰數之偶朔月故倍常疾日當自貶也 末句另爲一意與子卯無干

君無故 止鹿臂豹膾

身踐身自剪割之也 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

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 方氏曰衣布所以致憂措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以寬民財不與所以寬民力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

天龜曰靈色玄而體俯卜郊用之地龜曰繹色黃而體仰卜社用之東龜曰果色青而體右倪西龜曰雷色白而體左倪春秋用之南龜曰獵色赤而體却北龜曰若色黑而體前夏冬用之龜既定則以墨畫之以火灼之或爲兆廣或爲兆壘而墨於是乎拆矣比之於龜又爲難辨者也墨既定則其兆各有五行之形體木兆直水兆曲土兆大橫火



兆從左邪上金兆從右邪上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而體於是乎見矣比之於墨尤為難辨者也

君大夫之齊車同也而其幣與植却異大夫士之朝車齊車異也而其幣與植却同蓋大夫不敢與君同而士則不嫌與大夫同也 陸氏曰鹿幣豹植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粗縵有不同焉

君子之居 止登車則有光矣 迅信

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興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雷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 必變以居言雖

言乃甚之之辭不可便以下句為必變之實

為一專下面沐浴兩平說兩箇乃字對看 應氏

先櫻而後梁其櫛則先櫛而後象浴之布則下用

給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蒯而後用蒲蓋垢污之難去不

可不加刮磨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

履蒯席則用湯以洗其足履蒲席則着布衣以晞其身

進飲亦為新浴氣虛致其養也

齋以齊其內戒以防其外居外寢以變其常沐浴以致其潔象笏以書其事或致潔敬或備遺忘總是越宿之敬既服方為明日事 對是君先曾有問而今將對之揖私朝在



兆從左邪上金兆從右邪上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而體於是乎見矣比之於墨尤爲難辨者也

君大夫之齊車同也而其幣與犗却異大夫士之朝車齊車異也而其幣與犗却同蓋大夫不敢與君同而士則不嫌與大夫同也 陸氏曰鹿幣豹犗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粗縵有不同焉

君子之居 止登車則有光矣 迅信

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與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雷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 必變以居言雖

夜又以寢言乃甚之之辭不可便以下句爲必變之實日五盥自爲一事下面沐浴兩平說兩箇乃字對看 應氏曰沐則先稷而後梁其櫛則先櫛而後象浴之布則下用給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蒯而後用蒲蓋垢污之難去不可不加刮磨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履蒯席則用湯以洗其足履蒲席則着布衣以晞其身進飲亦爲新浴氣虛致其養也

齋以齊其內戒以防其外居外寢以變其常沐浴以致其潔象笏以書其事或致潔敬或備遺忘總是越宿之敬既服方爲明日事 對是君先曾有問而今將對之揖私朝在



私朝而揖家臣也註謂君若有問則是豫為答語以防君之問與其家臣揖而往朝於君則是以私為家臣以朝為朝君矣俱未是 容觀則習之欲其熟玉聲則習之欲其和乃出者自外寢而出也揖私朝是為忽略之地然中規中矩燦然有文揖之揚之鏘然有聲不知人臣之為卑矣登車是為安逸之時然不內顧不親指與車中之儀而同美右徵角左宮羽與鸞和之音而相應不知乘車之為則其敬德之容又當何如哉 輝如有光或欲專作容貌雖與註中德容字合然玉聲獨非容乎兼說為是

天子楮珽止則齊豆去席尺

楮珽以視朝臨祭言諸侯則朝於天子大夫則聘於天子茶是笏之名註中乃茶之義 方氏曰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退則道伸於國人大夫進則詘於天子退則詘於諸侯

侍坐以君臣言登席以賓主言躡席踐他人之席也 讀書食則非徒坐矣齊豆者書與豆齊也豆去席尺恐汚席且便於食也書亦去席尺恐汚聖言且便於覽誦也

若賜之食止士側尊用禁 侏歇酒侏

祭不待命食不先嘗殮而先飽此客禮也今也祭與殮宜先



也而後之食宜後也而先之是君雖客之而臣不自客矣  
有嘗羞者如何見得是君不客之益君若客之則不設  
嘗羞之人示將自嘗之也 凡嘗遠食頂先飯辯嘗羞及  
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說言客之者則不命而先徧嘗  
羞不客之者則待命而後唯所欲是皆嘗遠食矣然不自  
近始則似饌有美惡而有所去取於其間矣必順近食次  
第而進以示無所選擇也是客與不客雖不同而嘗羞之  
禮敬君之心則一而已矣 君未覆手不敢殮又頂上面  
兩箇飲而俟說言客之者飲而俟不客之者亦飯飲而俟  
固皆俟君殮而後殮矣然所謂俟者非謂俟君之殮也俟

君殮之竟而覆手也若君未覆手則殮尚未竟豈敢以遽  
殮哉此是一殮一殮之後君畢食而再覆手則臣又飯殮  
此是二殮然飯殮者三度殮也蓋必如是者三然後足以  
伸勸侑之意而成飲食之禮豈以再殮而遂止哉

不盡食只就侑食者說或謂主雖侑食而客不盡食者非  
要看一唯字非水漿則無不祭矣不飽以戒貪祭以崇敬  
不祭又以戒諂也此乃爲客之禮

拜祭飲俟作四項看這正是一爵酒如處君子之飲酒卽指  
上文言之油油只是從容舒緩之意若說謹重便涉禮度  
矣 越席再拜稽首受是拜而後受敬其賜而不敢慢也



登席祭之是祭而後飲重其酒而不敢輕也飲卒爵在君之先所以示君惠之不敢畱授虛爵在君之後又所以示臣禮之不敢越由是觀之君子之飲酒於君所也受君所賜之一爵而色何其酒如也然一爵而酒如固有以嚴君臣之分一爵之後而一於酒如則亦無以通上下之情於是二爵則闇闇如也而此禮不行三爵則油油如也而成禮以退不復爲初時之酒如矣然亦何敢以退而忘敬哉坐取是一意隱辟是一意坐左坐右是一意皆敬也

凡尊二句不是一樣句法當以君字對玄酒字以面字對尚字看下文正所以證之用彬用禁帶說不重 言設尊之

法玄酒必在上君必面尊然果何以見之獨是饗野人皆酒耳野人之外未有不尚玄酒者矣可見尊必尚玄酒大夫士側尊由大夫而上則未有側尊者矣可見唯君面尊或把下文作推廣說謂凡尊固尚玄酒矣然饗野人皆酒則又不必尚玄酒也唯君固面尊矣然大夫士側尊則又不必面尊也便說得淡了

始冠緇布止自魯桓公始也 縞杲

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然玄爲天之色朱爲正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視諸侯有加焉緇雜以地之色績則雜采之色諸侯上不敢擬天子故用緇下



不可同於大夫士故用纁 齊之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丹則赤色而文綦則艾色而質尊者尚文卑者尚質亦所以為辨也

陸輔氏曰縞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子為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期而小祥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焉垂綏五寸惰游之象也玄冠縞武既非凶服又非吉服故為不齒 橫者為武垂者為綏屬武則不必用綏以固之矣

朝玄端止則不充其服焉 綱 頃 著 主

玄端禮服也衣用緇布而裳有玄黃雜采之不同朝為有事

之時故服禮服恐其褻也夕則無事深衣取其適體而已夫夕服深衣矣深衣之制何如言其要則三袪言其齊則倍要言其袷則當旁言其袂則可以回肘深衣之制如此深衣之類又有所謂長衣中衣者其制與深衣亦大同而小異耳其繼袂口則以半幅而揜其一尺此與深衣異也袷則廣二寸袷則廣尺二寸緣則廣寸半此與深衣同也 前言三袪 云 後言袷 云 亦互文其衣裳之制有常如此可謂善矣所以可為長衣可為中衣而亦可為夕服之衣

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



者則裏亦用布

上衣取諸乾以象天而正色則得五行之純下裳取諸坤以象地而間色則得五行之雜 方氏曰締綌固為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褻也表裘固為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

衣之名也續緼禪帛則衣之所以得名者也註中謂之二字正是解這四箇為字此四時之燕服

朝服以布不以絹以緇不以白康子蓋嫌布服之質而不文緇色之幽而不顯故以緇易之 玄冠紫綬則自桓公始朝服以縞則自康子始君臣作備固不能無罪而國俗亦

於是乎不古矣孰謂魯猶為秉禮之國哉

當時諸侯必有以朝服聽朔者故夫子別而言之上句繫以平日言下句方是朔日事註欠分明

唯君有黼裘止弗敢充也

黼為斧形君道貴於能斷而誓省皆宜以斷行之者也

陳氏曰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兔秦患則貴可知矣 狐裘錦衣乃燕居

之服左右及士只帶說不可作三樣平看士亦不可與左右平看 狐青裘用之於燕居而玄綌衣近於青麕裘用



禮記卷之五  
之於朔而絞衣近於麇之白羔裘用之於朝而緇衣近於羔之黑狐裘用之於蜡祭而黃衣近於狐之黃 此數節以君爲主前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後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兩下正相應左右士君子是以漸說去士比左右進了一步君子比士又進了一步 左右之裘或虎或狼其不敢衣狐白不待言矣然豈惟左右哉士亦不衣狐白然豈止於士哉凡大夫士或以狐青或以麇或以羔或以狐而已至於狐白裘而錦衣以褻之此則諸侯之服乃衣之至美而分之獨隆者也豈大夫士之所得而僭者哉

不文飾也不褻正解上句不褻之意不文飾只重在人上言庶人之賤不尚文飾故不飾也註云裘與人俱賤尚未是於褻言裘於襲言服互見也 見美是釋褻之義註却又混做褻解了 二節都分成兩截看上是釋褻襲之義下是用褻襲之宜 上節言褻而以襲參之然以褻爲主中二句爲客辭下節言襲而以褻參之然以襲爲主末二句爲客辭 裘之褻者何也蓋見其美以示文也惟褻主於見美故弔則襲不盡飾也固不貴於見美矣若君在則褻正所以盡飾也豈可如弔之襲而不盡飾者哉服之襲者何也蓋充其美以示質也惟襲主於充美故尸襲執玉龜襲



至於事畢而又謁者弗敢充也有事之時豈可如無事之謁而弗敢充哉 無事當連戶說註誤遺之耳

笏天子以球玉 止六分而去一

球玉象齒不用飾矣大夫則以竹為之而飾之以魚須竹即竹本也 士惟純用竹本而已此其正也然或飾之以象則亦無不可者蓋以其卑而有所殺也則近固不敢同乎大夫以其卑而無所嫌也則遠或可以擬乎諸侯象只用以文竹又與諸侯之象不同

當事免則脫之正見無事不脫不重在脫上既摺二句帶言之耳 見於天子等事姑舉以示例耳畢用又因上兩節

而推廣之不然便遺了天子矣如何到因飾處又說天子

以球玉 畢用以人言註以事言未是 天子以下之笏

其飾不同如此何哉蓋見於天子 云 又凡有指畫 云

以此兩節觀之笏乃人人之所畢用者也使其有用有不用不必飾矣既畢用之若不飾之以為上下之等則名器混淆而天下之分亂矣故因而致其飾焉這飾字乃上下有章致其文飾之謂即天子以球玉 云 也又與文竹飾象不同

殺之欲其便於摺也天子諸侯君道而有所伸於下故殺其上大夫士臣道而有所屈於上故殺其下 說者專指諸



侯以下言之謂天子搢珽無所殺也然此又另是一樣制度似不必援以為例

天子素帶止博二寸擁未韋為

素帶朱裏終辟制之獨隆者也諸侯則無天子之朱裏大夫不但朱裏而又無諸侯之終辟大夫以上用素士則練帶是不得用素矣諸侯大夫雖不朱裏未嘗無裏也士則單用之但緝其兩邊使不壞耳是不得用裏矣下辟祇緣其下是又不得如大夫之辟垂矣垂者分明是紳下分明是紳之下頭註於垂外添出兩耳似贅以下辟為紳又與垂字無異矣豈別有所據耶弟子即居士之門人

君臣之帶用之於朝祭者也則尊卑之異其等師弟子之帶用之於燕居居者也則文質之異其宜

并字當依前註此節兩箇帶字不同前面之帶即紳也結即紐約也註云結即組也尚略差些以帶之紐約言之自天子以下皆用組廣三寸而其長則與紳齊然紐約之長固與紳齊而紳之長則何如紳長制士三尺此定制也有司惟二尺有五寸耳則非定制也夫士既三尺則由士而上皆三尺可知矣有司二尺有五寸則自有司而外皆三尺又可知矣然何以知紳之必三尺也觀之子游嘗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是紳之長乃因人之紳而酌之者可



見紳之長制定於三尺矣所謂長齊於帶者豈非亦以三尺乎然豈惟結與紳齊雖鞞亦然紳鞞結其長一而已矣紳鞞結既三齊則紐約之長齊於帶不益可見哉

大帶四寸當與二寸再縹四寸對看大帶是帶雜帶却是帶之緣君兼天子諸侯而言 玄華已不如朱綠而華復在內其在外可見者惟玄而已又不如朱綠二色之俱在外也縹之質已不如玄華之文而內外一色又不如玄華之二色也至於大帶之廣則二寸再縹以成四寸耳豈若大夫以上之四寸者哉 帶則君與大夫同緣則君與大夫異士則并帶與緣俱異矣

夫帶則有四寸及二寸再縹之異帶之緣則有朱綠玄華縹辟之異固若是其不同矣然凡帶皆有率而其率也則皆無箴功此又君大夫士不嫌於相同者也 有字與凡字相應言凡帶不拘有裏無裏而其兩邊皆必有率謂皆用箴以縵緝之也雖有率而細密不見痕迹又若無箴功然者註把有字略了

肆束卽紐約帶亦紳也既曰勤者便是有事了又曰有事者何益雖任勤勞之事或其事未至或其事已過則亦有安閑無事時註把勤者有事混解了當以勤者作一受委任親煩勞之人看有事是一項走是一項走比有事又甚些



都承勤者說來 帶之結與紳其長皆三尺然大夫士或  
有時任君之事而爲勤勞之人則此二物必有所不便將  
何以處之遇有事之時則收之於手如此庶不碍於事遇  
有事而不容不走之時則擁之於懷如此庶不妨於走  
圓殺二事註中未見分曉看來挫角是圓此不待言矣上下  
各去五寸此或謂之殺與革帶不重以鞞繫於革帶且與  
肩同寸故併及之 方氏曰二尺以象地一尺以象天三  
尺以象三才五尺以象五行二寸以象陰陽 鞞一也而  
有朱紫爵之不同此色之因分而異者也有圓殺直之不  
同此形之因分而異者也又有廣狹長短之不同此則度  
之因制而異而爲上下之所同者也

一命緼鞞止則皆從男子

緼鞞則赤黃之韋蘊而未彰黝衡則黑色之玉暗而不明再  
命者其黝衡雖與一命同而赤鞞則用南方之正色非緼  
鞞之可比矣三命者其赤鞞雖與再命同而葱衡則用東  
方之正色又非黝衡之可比矣

夫人公侯伯之妻君卽王后也 玄以象天而青爲東方之  
色赤爲南方之色其皆從陽者以其夫之皆君道也黃以  
象地而白爲西方之色黑爲北方之色其皆從陰者以其  
夫之皆臣道也分愈尊者其文愈隆分漸卑者其文漸殺



內服之制通於天下者如此唯世婦則上不敢擬於王后下不可無別於諸御然則將何服乎奠繭之時天子以其有功於祭服命之服其服乃服耳其他王后以下六服則皆從男子而不與世婦同矣 皆從男子則循其分之所宜而不至於僭上且所以示婦道之當修命於奠繭則安其分之所得而不至於並后且所以示蠶事之當重 或謂從男子只承次節說蓋泥於註中命數字與再命一命相關也然王后若非天子爲之夫何以得服禕衣

凡侍於君

止

臨文不諱

頷

罕

言其紳則垂言其足則如履齊言其頤則雷言其手之拱則

垂這四項總是形容箇立而磬折之狀耳視聽是兩件事註把視下看輕了 當斯時也立容固如此矣其視聽宜何如哉視必要下若上則嫌於覩君之貌而失之傲矣聽必要上若下則嫌於忽君之言而失之略矣然視固宜下亦不可過於下也下自君之帶上及君之袷此其視下之則乎聽固宜上亦不可過於上也聽之所向必任乎君之左方此其聽上之則乎

赴君之召固視其節以爲趨走之宜矣然吾之所處則有遠近之不同焉使召而方在官也在官近則從容無妨宜若可以俟履矣然一俟履則趨走固爲敬而俟履於未趨走



之先猶未免為不敬也故二節則不俟屨而走一節則不俟屨而趨不恤乎跌行之為褻矣使召而方在外也在外遠則奔走不便宜若可以俟車矣然一俟車則趨走固為敬而俟車於未趨走之先猶未免為不敬也故二節則不俟車而走一節則不俟車而趨不恤乎徒行之為勞矣凡客至則主人拜迎凡主人答拜則客仍拜而不輟此交際之常禮所不可廢者也大夫至則不拜迎是廢迎客之禮矣大夫答拜則輟其拜而走是廢拜主人之禮矣蓋寧廢已迎客之禮而不敢煩其拜寧廢已拜主人之禮而不敢當其拜皆禮之變例也 一是大夫詣士而大夫為客一

是士詣大夫而士為客

字大夫乃口中所言之大夫非所與言之大夫也吾為士故言及士則名之所與言者為大夫故言及大夫則字之教學臨文當作三項看

古之君子

止

而綦組綬

纁

駢

璫

軟

前云右徵角左宮羽後云玉鏘鳴正相叫應 右徵角左宮羽是玉聲各有所中之音見左右各有所宜佩之玉也夫右固欲其中徵角左固欲其中宮羽然豈可以易而能哉行以采齊 云 然後玉聲鏘然而鳴在右者真能中徵角在左者真能中宮羽矣玉聲既和亦豈無其效哉故君子



在車既聞鸞和之音矣今又行則鳴佩玉所以養其心者  
周密如此非僻之心復何自而入耶由是觀之既聲得其  
和又心得其養古之君子必佩玉良有以夫 地之寬廣  
處其步履宜疾故趨然趨或易過於疾也則歌采齊以節  
之蓋采齊之詩禮儀卒度式禮莫愆詩之和緩者也地之  
嚴密處其步履宜徐故行然行或易過於緩也則歌肆夏  
以節之蓋肆夏之詩莫不震疊式序在位詩之嚴肅者也  
朱子曰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折  
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  
趨行周折進退是三項事註云進退俯仰皆得其節便

似以下兩句總承了 在車一句帶說此三句文意與聽  
其言也觀其眸子相類

註雖解君在爲在君所不可便以在君所爲正解君在二字

蓋世子在君所則父子相見這便是君在了君既在則世  
子不佩玉矣何以見之左結佩云夫右設佩則左亦宜

設佩也而乃結佩於左居設佩則朝亦宜設佩也而乃結  
佩於朝是右之設佩雖君在也而非玉也左結佩則玉矣  
居之設佩雖玉也而非君在也朝結佩則君在矣於此觀  
之可見君在左佩玉蓋結之則有玉與無玉同雖佩與不  
佩同也 齋者不樂故綉結其佩不使玉之有聲爵韞則



禮記通言 五卷  
以齋主於質素也

佩玉貴其有聲也若無衝牙則無以爲聲矣雖欲右徵角左  
宮羽豈可得哉 於玉比德與聘義比德於玉不同這比  
字有比擬想象之意君子見得玉有可貴之德又見得我  
之德不能如玉於是將這玉來象我之德以有象而擬無  
象庶幾有德之玉可以助成如玉之德也玉不去身豈非  
以此之故哉

天子有純潔之德而體乎天之道諸侯則君德宜靜而體乎  
陽道大夫則臣德宜動而體乎陰道世子之德美而有文  
士之德粗而未顯 天子以下玉與綬各異如此是皆玉

不去身矣然孔子則又不佩玉而佩象環取其無聲也此  
綦組綬非世子之綦與前面士之綦同

童子之節也 止不食肉而殮

童子之衣用緇布而其緣則以錦然豈惟錦緣而已哉錦紳  
并紐也錦束髮也自緣而下固皆以錦而其錦則又皆朱  
錦也夫錦則服之文者也朱錦則又色之文者也親在致  
飾而已

侍食是一樣客祭以下文是一樣不可便以客爲侍食者  
棗桃李瓜皆就主人之物說弗致之類則爲客之禮也 上  
環環之在上者註不曾解出上字來多瓢之處而不近皮



者謂之中食中棄所操當作兩項看總見是不貪之意  
食至則辭不敢當主人之盛饌也食肉而後殮不敢虛主人  
之盛饌也不辭則於禮爲太簡不食肉而殮則於飽爲太  
遽蓋因其饋之失禮而不屑於辭不屑於食肉以示不屑  
之教也

君賜車馬止於上大夫承賀

諸侯之卿大夫受已君之賜則不敢緩於乘服受天子之賜  
則又不敢急於乘服皆所以敬其君也 稽手據掌兩項  
平說一爲頭一爲手致諸地方總而言之此拜賜之法也  
稽手已在左手之上如何亦爲至地蓋手既着地則頭

雖有兩手隔之亦伏於地矣 酒肉之賜弗再拜則致諸  
地正以再拜言也

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同日  
者義也 虢公晉侯之朝周同賜以五穀之玉君子猶以  
位之不同爲譏秦后子楚子干之寓晉同食以百人之餼  
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爲譏况君子小人乎

獻於君則大夫士或親或否者敬之異也然而同一拜送焉  
膳於君大夫士則葷桃菊或全或否者敬之異也然而同  
一造於膳宰焉則又敬之所同者也

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



禮記集說 卷之五  
親在止口澤之氣存焉爾

禮莫盛於郊大裘不裼正是服之充矣然則禮不盛服不充不亦可見也哉然豈惟大裘不裼乘路車則亦不式大裘不裼卽乘路車不式之意也

方氏曰旣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父之召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疏節該父命親老親瘠三項正見得下面事亡乃爲大節

君入門止私事自闌東

君來朝之賓也君入門不重爲下三句設耳 註是總擯介言之只當以介爲主 上爲來朝之介入門相序之禮下爲來聘之賓入門自盡之禮

君與尸行止玉色 圈捲剡演纍雷絡厄

廟中以事尸爲重故行步之節不同如此然廟中禮法之地或徐或趨皆有不可苟者亦豈必與尸行然後有接武繼武中武之節哉 疾趨是應上文趨字後註徐趨之法是應上文徐字意謂廟中固徐趨皆用是矣他事之或趨或徐獨無其節乎 或低以手言或斜以足言 圈豚行爲句此乃徐趨之別名正與上節疾趨二字相對若照註細



說則不舉足無用矣

端行是行之舒緩端正者註謂直身而行便與頤雷相碍矣  
端行乃徐行之名比圜豚行爲尤緩弁行乃急行之名  
比疾趨爲尤急此又足上二節之意也 曠雷以頭言如  
矢以足言剡剡以身言起履以足言俱要平看 踏踏如  
也正是形容舉前曳踵之狀不可另作一意看

收持不可與嚴正平看張拱不可與安舒平看言收持之嚴  
正張拱之安舒也 時行以行步言不可說做因時制宜

凡自稱 至末 柝鄂

予一人還當作謙辭看註云無對之稱不太張皇矣乎 私

人擯則稱名及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而不稱名  
夫此一大夫也乃以公士之故而遂不稱名其故何哉蓋  
私事使則私人擯正聘之往非私事比必與公士爲擯也  
是正聘禮重故用公士而不用私人耳禮既重矣安得而  
不隆其稱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哉有所往方是小聘大聘  
註用在公士擯上太早矣

### 明堂位第十四

昔者周公止明諸侯之尊卑也

公侯伯在階之上子男在門之內四夷遠在四門之外九采  
近在應門之外 四塞卽上九夷諸國世告至言雖序列



禮記通言 五卷  
於門外而其來不數也或以成王卽位來或以彼國易世  
來只就此時說註忒大槩說了 三公以下明堂之位如  
此以此觀之明堂謂之曰明者豈無意哉三公九采二節  
以明內諸侯之尊卑九夷以明外諸侯之尊卑這諸侯字  
正與首節諸侯字相應

昔殷紂亂天下 止而天下大服 篡選璣蓋

天下大服承禮樂度量說或有兼承諸侯及單承度量者俱  
非 新安王氏曰此漢儒誇辭不可信也孟子曰周公封  
於魯爲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地方千  
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

乘耶

犧當讀爲本音大文下注一莎字者仍陸本之舊耳 仍雕  
言旣飾以玉又因而雕之註云因爵形未是忒把仍字看  
重了 馬氏曰彰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彰其文德則錫  
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  
廣魯只是廣大魯國註謂廣大其國禮樂之事尚略差  
些 天下大服因刑當其罪也註是解前面天下大服誤  
寔此耳以上通是禘時事

是故夏禘 止武世室也 指甲

秋省而遂大蜡與春社對看不重在秋省上方氏曰必言遂



者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也方氏此說與註不同兩意俱兼說方盡 天子外有臯門魯之庫門亦在外者天子內有應門魯之雉門亦在內者 陳氏曰刮其楹則有潔意而潔者齋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義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其勺其字承上文灌尊來所以酌鬯酒者也 輔氏曰由世室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米廩

至末

揭甲

方氏曰其崇如牙夏有箕虞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妻至周然後兼備焉皆漸致其文也

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誇辭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喪服小記第十五

親親以三爲五

止人道之大者也

爲五爲九且說推恩之廣上殺下殺旁殺則既不失之混而無別而親畢則又不失之濫而無節矣 天子七廟如何云立四廟庶子王是亦王也似亦不消說此或闕文錯簡



與

別子三句且分別箇大小宗之來歷如此是據其初而言之  
 下四句方說大小宗有久近之不同又是就後來說然只  
 言有五世而遷之宗而不言百世不遷之宗者舉此以該  
 彼也禰高祖祖通只是一箇人 謂祖遷於上宗易於下  
 在繼高祖者則然其繼別者則祖未嘗遷於上宗亦不復  
 易於下矣所以如此者其故何哉尊祖 云云  
 兩箇明其宗俱指適子言非宗廟之宗 云云

親親尊尊之類雖就服制說乃服制中所寓之義如此

父爲士 二節

此記者說爲變禮也比之中庸所推者又甚矣

爲慈母後者

爲祖母後蓋爲之孫與若以祖母爲母則昭穆不幾于紊乎

陳器之道

既多陳省納則主人所作者尤宜省納矣既省陳盡納則賓  
 友所贈者尤宜盡納矣曰可者似不可而實可也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 止 不以卑臨尊也

上禘字且虛說不可便以大祭目之言禮非王者則不得禘  
 所以然者何也蓋王者於七廟之外而又有五年之禘則



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夫莫遠於始祖而復禘其所自出莫尊於始祖而反以爲配及之者遠而配之者尊如此可見禘爲王者之大祭矣所以禮不王不禘太祖卽諸侯之始祖也禮不王不禘諸侯大夫只有禘祭而已諸侯專而行之則得以及其太祖然所自出者不得而及也大夫士請而行之則得以及其高祖然太祖又不得而及也是諸侯大夫士雖各伸其追遠之情而終限於所及之近何敢有及其所自出而行禘祭者哉

方氏曰柴者升其氣祈者求以事奠者薦以物執豆籩以見四時之和氣逡奔走以見四表之歡心古公季歷西伯皆當時之所稱太王王季文王乃後世之所追也 此節以追王爲主柴於上帝三句雖是告成功只要起執豆籩執豆籩又只要起追王末句則追王之故也 旣柴祈設奠矣遂率諸侯以祭告祖廟於周京而太王王季文王則不但祭告而又追王之其追王如此之汲汲者何哉蓋吾爲天子而祖考乃以諸侯臨我則是子孫雖祭於下而反尊祖考雖臨於上而反卑於心何忍哉惟其心不忍使其以卑臨尊故汲汲於追王斯無以卑臨尊之嫌矣

上治祖禩 止 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上治下治說得濶尊尊親親與合族二句對看說者以合食



通管上治下治旁治則旁治昆弟一句獨無收尾且一禰字是祖禰中兼有死者在了如何合食得 族卽昆弟也此二句以合食爲主却重在下句註做兩平解了尚未是言合族以食而遂就合食時序之以昭穆也 別之以禮義就承三治來言別之以禮義如此則恩之隆殺屬之戚疎皆無所混而尊尊親親兄兄弟弟舉無遺憾矣

南面而聽天下方是爲治南面而治天下則治功之成也民無不足無不贍便是治天下 先字始字相應先是於治道中而五者爲先始又是於五者中而人道爲始人道卽治親是已承上文人道竭矣而言也 民不與言五者之

事民不在其中於民無所干涉未及治民尚解得未切

存不訓察乃四者之事又存主之以惻怛慈愛之心而不徒事虛文也一不訓皆一得是快辭與一有元良相似正要喚下面無不足無不贍以應那民不與焉 言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正宜急於治民也然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

五者維何一曰治親

云

是內之所先者止於親也外之

所先者止於臣也於民何與哉民旣不與宜乎愛止於親愛止於臣而不及於民矣然愛存於親親報功則仁厚全而德澤自溥愛存於舉賢使能則賢才輔而政事自修由是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民無不足者矣民旣無不足由



是以已之有餘濟人之不足民又彼此無不相贍者矣五者只一得於天下而民就無不足無不贍蓋不利民而民自無不利民豈終不與哉下二句只是設言以反上意已既不足人又不贍故莫得其死 聖人南面而治安乎天下使民無不足無不贍如此雖由五者致之而五者之中必自人道始蓋所且先者五而治親又所尤先者也

陳氏曰服色言其色衣服言其制徽號旌旗之所稱號以異其名者也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文章別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

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豈有敝法哉二節不可平看只重在不可變革上不可得與民變革正可以見人道之大矣此聖人所以必自人道始也 人道原指三治說親親尊尊長長卽三治也男女有別則上文所未及者帶言之耳故下文因而申明之

同姓從宗 止 周道然也

同姓句不重起下文耳主名治際會與從宗對看名著而男女有別與合族屬對看 男女有別正與上面男女有別相應而男女有別又必從異姓主名上來 名著而男女有別且輕輕帶箇效驗說若說得太重則下面人治之大



無用矣

所謂主名者何如夫屬父道者則妻皆母道而以母名之夫屬子道者則妻皆婦道而以婦名之此正是主名處若以弟妻爲婦則名不正矣豈可哉原不重在弟妻上只是舉一甚者以例其餘耳此節婦字又與夫婦之婦不同乃子婦也 人治之治從治際會治字來人字又從男女字來人治猶言治人與亂字相反 慎字正指上六句說謂異姓之主名也所宜稱者則稱之所不宜稱者則不稱之其謹重不苟如此何哉蓋名著則男女有別乃治人之大道也不慎則男女無別而亂從此始矣所以慎於稱名而母道婦道皆不敢苟也

四世五世踈之漸也六世踈之極也親屬旣竭則庶姓別於上而各自爲氏同姓若異姓矣戚單於下而各自爲宗親屬若踈屬矣然則昏姻遂可以通乎不然也蓋庶姓雖別於上然有世系之正姓以繫之而姓未嘗別是猶不失爲同姓也戚雖單於下然有合族之食禮以綴之而食未嘗殊是猶不失爲親屬也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况於六世之近乎 弗別就接姓字說不曾別其本姓也註用不可二字未是 陳氏曰六世而親屬竭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義之不可絕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



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爲非禮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爲不知禮 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四岳亦曰有鰥在下則賤在民伍而非帝王之後明矣史遷三代表謂堯舜俱出黃帝此不足信大戴禮帝系篇推瞽瞍五世曰窮蟬爲顓頊之子則舜爲堯之玄孫堯女爲曾祖姑矣堯舜命契教民以人倫曰男女有別豈應一家之內乃無別如此耶

自仁率親止位也

率字與至字相叫應不可讀斷了祖字該始高曾而言其義是天理之宜與上面字義不同 馬氏曰祖以義爲主禰

以仁爲本名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名曰重以其仁有所隆也惟其仁有所隆義有所殺其理不得不然故曰其義然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大於愛親仁用之於親所以親之也以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則義有所殺矣故於祖則名之曰輕義主於敬而敬莫大於尊祖義用之於祖所以尊之也以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則仁有所隆矣故於禰則名之曰重祖名曰輕非故薄之也禰名曰重非故厚之也在義當如此耳豈自爲之輕重哉註把輕重字亂說了

君有合族之道此句爲下文設不可作兩平着不敢戚君就



指合族時說 君既有合族之道則族人便宜以其戚戚君矣而乃不敢者何也正以限於位也蓋上之所行者仁而下之所守者義

別子爲祖止公子之宗道也

百世不遷五世則遷註只以服言似太狹宗者已之所尊則必爲其統屬稟其命令也 陳氏曰太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之遷不遷不同故其宗易不易之不齊也 始祖以廟言高祖只以服言陳氏把祖遷於上誤作祧廟看矣卿大夫安得有五廟

有小宗大宗這兩箇有字語脉略斷與下者字相應註誤作有無字相反看了以無適昆弟解無大宗亦解得無謂無宗亦莫之宗屬國君事却把做公子自家事說了 小宗大宗乃一時權宜之宗與前面大宗小宗不同蓋君之同母者爲適昆弟異母者爲庶兄弟適昆弟爲宗則謂之大宗庶兄弟爲宗則謂之小宗 三句且泛說到公子是也方可用註 這公子既是國君之適庶兄弟如何又說國君之子蓋是時國君已不在世所謂上不得宗君者乃其適兄弟之爲君者耳 以庶兄弟一人爲宗以其庶也故名之曰小宗然別無適兄弟可立不復以庶者假其名而



代之則無大宗矣此寧缺大宗而不以庶爲大宗嫌於僭也  
也以適兄弟一人爲宗以其適也故名之曰大宗然不復  
再立小宗則無小宗矣此既有大宗而不以庶爲小宗嫌  
於分也兄弟止一人無復可立者爲彼之宗是彼無宗矣  
彼既無宗便宜立彼爲宗彼爲適耶則立爲大宗可也彼  
爲庶耶則立爲小宗可也然既無可宗之人亦無來宗之  
人雖立之何益於是亦不復立彼爲宗嫌於無名也宗之  
或大或小或有或無如此其人爲誰公子是也蓋公子爲  
君之兄弟上既不得宗君下又未爲後世之宗當此之時  
如其一人也固無宗矣如其不止一人也安得不權設大

小宗之法以統之哉

公子是也是說宗別人公子有宗道却進一步說雖仍舊是  
上面那大宗而無小宗但前是我宗人此是人宗我又另  
是一意了作申言者非 或小宗而無大宗或大宗而無  
小宗是公子固必有宗以統之矣然公子不專宗人亦有  
爲宗之道焉何以見之公子之公立適公子之爲士者一  
人使庶兄弟之爲士者宗之立適公子之爲大夫者一人  
使庶兄弟之爲大夫者宗之此非公子之宗道乎是適兄  
弟雖以公子之卑而不敢宗君却以大宗之尊而能統衆  
兄弟矣 宗道只言大宗不言小宗者可互見也不言無



宗亦莫之宗者既莫之宗則無復宗道可言矣

絕族無移服 至末

親者屬也釋上句之義只當泛說服尚在言外註就指服說  
了

或謂以仁率親至於祖則始於親親以義率祖至於禰則終  
於親親可見人道親親也此說可喜而實不然自仁率親  
自義率祖乃兩平意却強做一申着了使當時先說自義  
率祖後說自仁率親則將如之何只當云以仁率親至於  
祖是義有所殺以義率祖至於禰是仁有所隆祖輕禰重  
如此可見人道固莫大於尊祖親親而二者較之尤莫先

於親親矣是故人道親親也此以下俱是天子事不可說  
小了 收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此解尚略差  
收字有工夫當就天子說族者宗子之所統其初皆一人  
之身也既敬宗則推之於所統之人皆有以聯屬之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而不使之離散矣由族人而推之其初何  
從始也報本反始自肅敬而不敢忽矣社稷傳之於祖與  
宗廟相爲左右者也社稷危則宗廟爲墟矣重社稷不但  
謹祭地之禮而且計安社稷不使小則有變置之虞大則  
有屋之之變也外重社稷之禮便太淺無味了 百姓庶  
民與堯典百姓黎民同義廣狹之分也民爲社稷之本民



心離則社稷危矣知社稷之不可輕自然能愛百姓既愛百姓則必不忍重法以殘民矣刑罰豈有不中財用百志禮俗俱就庶民說註以百姓爲百官族姓刑罰中由官得其人財用足爲上下俱足俱不敢從百志是爲善之志若爲饑寒所迫雖有爲善之志亦不能成就而皆流爲非心邪念矣刑訓爲成似與百志成相犯刑法也乃仁讓之俗可爲後世之儀刑耳化行俗美便自可樂直待協氣嘉生薰爲太和豈不太遠無有厭斁是就自家說又與無斁於人背了自親親至愛百姓通是工夫此可以見君德之光顯自刑罰中至禮俗刑通是效驗此可以見人心之承奉禮俗刑然後樂則君之樂乃爲民而樂自不爲人所厭斁矣

少儀第十七

聞始見君子者辭止有尊長在則否

荐再也凡請見不許而再請之然後加固字以致懇切之意今始見而卽曰固正以君子之尊而不敢循請見之常例也 不曰主人而曰將命者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惟曰聞名而曰願聞名不惟曰願而曰固願可謂極其委曲矣不得階主乃記者斷之之辭若不曰將命者便爲階主矣敵者只專指主人謂始見敵者也本文不言始見蒙上文



耳願見雖比聞名有異而仍以將命者爲辭則亦不得階主矣 君子敵者二句因人而異其辭也罕見二句又因時而異其辭也但罕見只緊接上句亟見又另總承不可對看謂敵者雖曰願見然既見之後而或罕見則不曰願見而亦曰聞名又不嫌其與見君子之辭同也此句仍須加一固字註誤遺之耳至於亟見則無問君子敵者而皆曰朝夕不復假荐請之辭矣 以上文觀之其辭各不同矣瞽者則或見君子或見敵者或罕見或亟見皆曰聞名而已

始人卽席排闥三項俱就爲賓者說辭乃退避不敢當之意與讓不同蓋主讓賓而賓辭之也註把辭矣就主說把辭作讓說把可矣又兼賓主說俱未是 辭矣者恐賓之忘於致辭而失之簡也可矣者恐賓之過於致辭而失之煩也 尊長在謂在室也註中在堂二字誤矣豈有在堂而反戶內脫履之理

問品味 止志則否

習以始之用功言善以終之成功言俱就他長處說

四句皆小事俱是就他人說若以言行爲在躬便屬自己之事况又說大了便與下三句不類矣蓋言人之衣服在躬不可疑其所從來也 大家是富貴之家若歆羨而欲得



之則為貪欲之私而反來非望之誚矣爵位所致僭竊之萌俱欠切重器亦有新得者如何見得是久矣

汜掃二句為掃之名拚席二句為掃之節

貳問是問龜筮問卜筮却是問人 已有卜筮則不可貳問

嫌其瀆也人有卜筮則不可輕問嫌于干人之私也

尊長於已踰等 止不角不躍馬 躍岳觥公

問年將命請所之皆接人之正禮也卑者獨不然乃委曲以

全敬而不敢循乎常禮耳

約矢擁矢洗而以請非禮之正也而為之角與躍馬乃禮之

正也而不為亦無非委曲以全敬也 客亦如之只帶言

耳下句不必兼客說了射與投皆有馬註獨以投壺言未

是 不角是不敢彰彼之負不躍馬是不敢成已之勝

執君之乘車 止雖請退可也

坐跪也君猶未升而僕先在車上不敢依常而立故跪以示

不敢自安之意負良綏申之面這是定理以申之面者而

拖諸幣則所以重君之綏也 此節作五項看通是君未

升車時事步即曲禮驅之五步者也 君未升車正僕者

得肆之時而一一致謹如此則君既升車之後可知矣

跂慕厭斂且未可說出恐洩下文意 陳氏曰寵榮之地人

所競進燕游之事人所樂為 人之見君子也見則宜請



退則不宜請然所以不請退者何也朝廷云此三者則以退為貴而無嫌於請也見君子而請退則嫌有厭斁之心矣豈可哉

欠伸則倦而將就安矣運笏示欲搢而起澤劍首示欲仗而起還屨示欲着而起問日蚤暮蓋有向晦宴息之意也

請退固不可然君子或有倦時則雖請退亦不嫌其為厭斁矣是請見不請退亦有時而不容不請退者

事君者止謂之社稷之役

不入而后量乃反言以致戒耳二句只是一事馬氏誤分為兩項矣無怨遠罪只就入者言其量而不入者不待言

矣

旁泛及也泛濫與人狎習雖不當狎者亦與之狎矣戲色嬉笑輕佻欠莊重也註太深了四句俱接人時事

能諫便驕似不必說到諫行上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調以是諫非易失於驕所頌為公所諫為正覺非本旨息

以志言廢以事言如何俱謂之事失德廢事二句却當分貼

毋拔來止未能負薪

兩毋字平對一戒其進之銳一戒其退之速註誤作一串着了三毋字乃事神持已待人之道



依於德與據於德不同彼以行道而有得者言此以人之所得於天者言 見得爲士者宜會體用之全工只是引喻耳 衣服成器在人者言語在已者一爲非人之心一爲是已之心

五美只宜泛言若指爲保氏六儀則五者已欠其一而朝廷祭祀車馬又止有其三耳言語鸞和原不在六儀之數且就言語之類上說他那美處君子尚在言外

國君以保社稷爲孝國君之子只曰能從謂從君而行也能御見其幼未能御又見其甚幼

執虛如執盈 止乘馬弗賈

方氏曰執虛猶如執盈况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况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况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况十目之視者乎

祭與燕非兩平意燕則有之正以明祭之無跣也燕卽祭畢之燕

僕於君子爲僕於君子也不可云僕者之於君子 升下是該始終而言始乘又是未升之先下行又是旣下之後然授綏還立二者不待言矣所謂始乘則式者乘貳車則然



也若是佐車則又始乘不式矣

此因上文乘貳車之句遂言貳車又因貳車推到車馬衣服之類與僕無干了 貳車者以下是人於所尊而致貴貴之義 賤之等有貳車者以下是人於所尊而致貴貴之義

其以乘壺酒止 隱情以虞 緹洩 紉枕 發酒

輔氏曰乘壺酒束脩一犬此例以多物獻人者鼎肉此例以一物獻人者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賜人若獻人若及也 犬兼三種而言守犬田犬又就三者中舉其貴重者言也授擯者問犬名各有致重之意食犬則不然矣

賓客主恭謂主人也若就賓客說則祭祀喪事俱說不去險危難也二項平重有人已之分重在思與隱情上

燕侍食於君子止 軌范乃飲 腴魚

為客之禮始而飯常居後不急食以示謙也終而已常居先不多食以示節也然侍食與為客不同則先飯以寓嘗食之意雖嫌於倨而不遜弗恤矣後已以寓勸食之意雖嫌於貪而無厭弗恤矣蓋委曲以盡侍食之禮也

鄉飲酒以人言之則有賓主介僕之不同以禮言之則有酬酢之不同主人酬賓之爵居左蓋立賓以象天而左為天道所尊以天道尊之也賓酬主人之爵賓酢主人之爵皆



居右蓋立主以象地而右爲地道所尊以地道自處也僕所以輔主人故其爵亦居右介則所以輔賓而其爵亦居右者寧屈介於主人之列而不敢使與賓齊也可見鄉飲之所尊者惟賓雖介亦不敢與之並而況於主乎又況於僕乎

贊禮者受幣便是贊幣或以贊爲句者非 自左以幣自人來卑也自右以辭由君出尊也

酌尸之僕當如君之僕或訓如爲或而以二僕並言者非其在車亦就尸僕說若君僕則不待言矣蓋尸雖神象然取於子行則不若君之尊其僕亦自不若君僕之貴也人之酌之者或未必知所重彼之受酌或亦未必知所自重故明酌尸僕及尸僕受酌之禮如此

尊者以酌者 止尸則坐

以右爲上以左爲上左右無所取義只主於南爲上耳蓋南爲陽明之方也 上尊爲尊之最上者乃人君之尊也上尊在南諸臣之尊皆以次而列於北矣 面只是向而對之之意註云尊與壺皆有面面有鼻却認做真面了

飲酒者作總該襍醮未步爵兩項說襍醮折俎與未步爵相對不坐與不嘗羞相對未步爵又別是禮會若襍醮安得有步爵 凡飲酒者必坐所以致其逸也然襍者醮者有



禮記通議 卷五  
折俎則其禮盛矣故不坐必無折俎而後敢坐耳凡飲酒者必嘗羞所以致其養也然未步爵則其禮嚴矣故不嘗羞必步爵之後而後敢嘗耳 夫未步爵不嘗羞乃飲酒通行之禮此不待言矣襍者醮者有折俎固不坐其他禮會非襍與醮者雖有折俎未有不坐者也然取祭及反之則亦不坐豈惟折俎祭反不坐燔亦如之蓋折俎與燔雖不同而同一在俎也非但坐則不便於取不便於反而亦以祭爲重故起立以致敬也然尸之祭反則坐雖不便弗恤矣豈非以尸之尊又非賓客之比耶以此觀之同一折俎也襍醮者則全不坐賓客則坐但祭反不坐尸則祭反

亦坐矣燔亦如之帶說不重中間牛羊節重出之衍文也

其未有燭

至末

燂

卓

蕤

櫛

臠

開

則以在者告爲句註中暮夜之說未然當從後註 應氏曰執燭抱燂賤役也爲獻主者以身親之其敬客而自下之者不嫌其爲勞也執已然之燭而又抱未蕤之燂其愛客而欲畱之者尤有加而無已也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讓或辭或歌皆不容廢惟執燭之人不暇爲此

同一歸胙將命之辭也曰致福者見其敬以致祭而得鬼神之饗以此福物致之不敢私鬼神之賜也曰膳者不敢當福見享祀之美味非他品之比而以奉鬼神者奉君子也



是攝祭者則其辭恭主祭者則其辭謙 其禮即膳告於君子之胙也

學記第十八

發慮憲 止其必由學乎

發慮憲二句若如註說便當不止於小聞矣以求善良為親賢又與下面就賢相犯了 致其思慮以合乎常法凡事只要循規蹈矩不敢大有作為超出繩墨之外也善良乃謹厚無過之人尚未到賢處 朱子曰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惟教學可

以化民使成美俗 動衆有向善意貴德尊士尚未切

先以小聞引出箇動衆却以動衆引出箇化民方才歸到化民成俗上正以見學之所係者大也

君子指王者說化民成俗當一串說下學謂學校即下文之教學也這正是化民之道註作明德新民却把學字屬君子了 君子不欲化民則已如欲化民以成俗不必發慮憲求善良也不必就賢體遠也其必由學乎學則有化民之地有化民之法自然足以化民成俗矣豈止於諛聞動衆而已哉 此是泛論其理下四節方詳言之 一節言上之立學以起第三節意二節言下之為學以起第四節意



古之教者以下正言學之事以應這箇學夫然後三句正言學之效以應這箇化民成俗

玉不琢

止

其此之謂乎

蛾蟻

人不學之學以爲學言與由學學字不同教學總是上節那箇學字典于學斷章取義亦與由學學字同言君子化民固必由學矣然果何以見之蓋玉不琢則不成器人不學則不知道矣人之爲學其所係之重如此是故古之王者方有天下之初或建王國以君天下之民或建侯國以君一國之民必先立教而使人之學者有定業必先立學而使人之學者有定所也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是一終

一始常不離于學其卽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之謂乎始字應建國君民典于學應教學爲先建國之始而能教學則始之與學如此其終可知夫以王者之教學而復質之以說命之言是在上者先以學倡之則人無不學而不患於不知道猶玉無不琢而不患於不成器矣

學字暗含自反自強說知不足知困是推其學之由故曰以下又是見其學之有益也教學二字亦從上面教學爲先生出然字同而義不同知不足知困以心言自反自強以功言自反自強正見是長處註却抑揚解之何也相字兼教學而言謂皆有長益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



又是認做彼此相長了 上文是王者與學此又勉人爲學言王者既以教學爲先矣則人可以不學乎雖有嘉肴四句正見不可不學然學之何如蓋爲弟子者必學然後知不足爲師者必教然後知困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強以濟其困夫知不足而至於自反是學之長也知困而至於自強是教之長也教與學蓋皆有益於己矣說命曰教學半其教學相長之謂乎蓋教學半言教之長也而學之長亦可以例見矣夫以教學之相長而復質之以說命之言是學固學也教亦學也則至道之善自無有不知者矣

塾取習熟之義塾庠序鄉學也國兼天子諸侯之國說學國學也入學學字又該大小學而言辨志是學者自辨 離經乃致知之始事雖能離經未必能敬其所習之業敬業矣然所習猶有限也博習者又未必能講究其義理故必視其論學至於知類通達則由論學而進之爲致知之極功矣辨志爲力行之始事雖能辨志未必能樂其所處之群樂群矣然所厚猶止於同輩也親師者又未必能擇取乎益友故必視其取友至於強立不反則由取友而進之爲力行之極功矣 知類二句亦就考校上說須照上文加出一視字來 小成是小學之考校大成是大學之考



校視卽考校也一年則八歲之冬九年乃十五入大學之  
次年亦大槩說箇程限如此說者以大成非十六可能連  
一年三年通作大學之事然則十六歲時大成固不敢望  
乃尚以離絕句讀考之乎 承上言王者教學爲先人固  
不可不學矣所謂教學者何以見之古之教者家有塾  
云則立學之廣而學有其地矣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而其  
中年考校之法一年云則立教之詳而學有其法矣所  
謂教學爲先者此也

有教有學便足化民又何待官使那大成之士此大學之道  
也一句只是因化民而斷其道之大不必照曾子那大學

之道把明德新民牽掣在內 蟻子蟲之微者此解無謂

蟻子乃初生之小蟻也成大道亦不專指大成須連下節

看 夫立學而有其地則人無不學立教而有其法則學

無不成由是天下之民或爲小成或爲大成無有不化於

善者旣化民使皆爲善自可以易其舊俗之惡矣化民之

近者而易其俗則近者悅服化民之遠者而易其俗則遠

者懷之蓋近者其情未易齊最難於悅服遠者其勢未易

徧最難於懷也是始而教學終而化民易俗大學之道蓋

如此非若曲學小道之比矣記曰蟻子時術之其古之教

者云夫然後足以云之謂乎蟻子比幼學之童始之

云夫然後足以云

云之謂乎蟻子比幼學之童始之



以鄉學積之以小成是習術土國學有大成之功化民有  
 懷服之效是成大埴夫以學校之廣考校之詳致近悅遠  
 懷之化而復質之以古記之言則所謂化民成俗其必由  
 學者不於此而可見哉前面意思直到此方才發出 玩  
 前面如欲字其必字 又這然後足以字通是難辭總只得  
 化民之難正以見學之為要也若說快了便失記者之意  
 矣

大學始教

止

其此之謂乎

宵

小篋

憚

夏

甲

此大學又與上節大學字不同乃國學也 吳氏曰常服玄  
 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方氏謂

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紝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  
 却連皮弁都認做簡質一邊矣 道字從先師來祭已是  
 致敬了皮弁又服之尊者菜又物之潔者為師者而敬有  
 道之人如此正示學者以敬道為先也敬道又從為學上  
 說

小雅肄三於小雅之中而歌其三篇也歌就是肄了鹿鳴燕  
 饗群臣之詩四牡勞使臣之詩皇皇者華遣使臣之詩  
 朱子曰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導達主人之誠意  
 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  
 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賦政於外也



始乃入學之始訓作初志未是以居官受任之美誘之便類於桓榮之陳印綬以誇稽古之力昌黎之示見以至帶懸金魚矣 官其始是於入學之始而即示之以居官之道使他日效勞於王事也

孫從鼓字來業從篋字來鼓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最能消人粗厲高亢之心而篋之中則業之所在也 警其怠忽者者字指人若作意義看便與下句一律矣 官孫收三字俱屬教者言官學者之始孫學者之業收學者之威也註只就學者說又是會意解之耳

時觀者或典籍或名物使之時時觀覽之也註云使觀而感於心欠了時字意感於心三字亦贅 方氏曰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於耳聞以默識道則學者乃得於意會 官先事士先志雖是平說引來只用其字面不復拘其本意矣皮弁祭菜以至聽而弗問皆所以盡官之事也示敬道至學不躐等皆所以成士之志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今七者之教皆盡吾為官之事以成彼為士之志正與記合矣則記之所言豈非大學始教云云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止其此之由乎

時教二句語對而意不對當一直說下而以下句為主正業



居學就教者說

註中物理淺看乃鳥獸草木之類 興

藝是

又是

樂學比三箇不能安又進

了一步是着實說註云謂之不能好學却做斷語看了便不見是正業矣 故字當接正業居學與不能樂學無干

四箇焉字不可平看時而藏焉則修焉時而息焉則游焉修是舉而治之游是優游涵泳以博其趣註以藏修游息爲時却把正業居學另添在藏修游息之外了 藏修游

息雖就學者說又從善教中來 大學中之教人也四時之教必有正業以教之矣然於學者之退息也又必有居學以教之天教之以正業足矣正業之外又加之以居學

者其故何哉蓋爲學之道能興然後能安能安然後能好退息之時若不學操縵博依雜服而廢其居學則必不能安於弦詩禮之正業也既不與其藝以致弦詩禮之不安則生疎扞格不知弦詩禮之味由是學也得不學也得必不能嗜之而不厭矣以此觀之居學之廢便足以爲正業之害此大學之教所以時教必有正業又退息必有居學也教者旣於正業之外而有居學是教之法如此其密矣則學者雖欲不密其功其可得乎由是藏於學校之時則修其正業焉此固不可缺矣及息於燕居之時則又游其居學焉此尤不敢廢也向非善教者有以倡之則心多懈



弛而功易間斷孰能於藏修之外復以游息繼之哉

有善教以致君子之藏修游息如此由是所學既密而所得

自深安親樂信而不反正業皆為吾有矣 時教之正業

皆學之所及師之所傳友之所助道之所在者也此與居

學無干了 藏焉二句是敬孫務時敏也安其學云則

厥修乃來矣說命所言豈非故君子之於學也以下之謂

乎夫即君子之學而復質之以說命之言可見為學之人

其功深者其效大矣向非教者之善其何以得此哉

使人使之為學也材是學者之材其施之也悖在前六句之

後其施之也悖則其教不善矣由是其求之也拂安能有

藏修游息之功哉隱其學云視安其學以下得失判然

矣 隱與疾相蒙若與不知相蒙與前面安親樂信四樣

平分者不同

大學之法止可謂善喻矣

方氏曰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材又有

以輔其仁則教之之道盡矣 成性因才分底不是了二

者通就授業上說節等級也註作長幼之節亦未是 可

以教而不教便不當其可未可以教而教便陵節矣時者

不愆其期也這是不後之意孫者不紊其序也這是不先

之意如註便與下節背了 摩字屬教者謂磨礪之也



禮記卷之五  
有此四法則學者各獲其益教道克舉而不墜矣豈不興乎  
燕朋燕辟又從四者上來

知教之所由興廢然後發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廢而可以爲人師也然所謂可以爲人師者何以見之蓋君子之教喻也云其善喻如此豈不可以爲人師乎云道引導也和者從容自得之意若牽之則迫於勉強而無優游之味矣輔氏曰開其端緒自不能已於致思故可以致於自得之地不扞格而和不勤苦而易尚略彷彿道與禁開與相觀有何相干處思從弗達來却硬把不陵節相觀湊合反將本意窒碍矣不如泛說爲長

學者有四失止此之謂乎

知之知其失也知其心比知之進一步長善又比救失進一步有三層意言爲師之道不但知四興六廢以博喻而已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當知之四失者何人之學也以其知言之或失則多或失則寡以其行言之或失則易或失則止四失如此教者可不知之乎然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多與易由其用心之太過也寡與止由其用心之不及也是失雖在外而所以失則在心知其心然後能知其失而救之也苟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亦何以救其知行之失哉然救其失固貴於先知其心而救失豈無其要乎夫



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能長人之善則善日長而惡  
自日消是長善正所以救其失矣

繼訓無間尚覺未切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  
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吳氏曰善於歌者  
倡起其聲而不終曲使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  
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  
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 微而臧解亦略差微是  
隱微臧善也如善哉言乎之善 下三句正是說善教處  
末句不可認在學者上去偶省去使人二字耳 善教者  
固能使人繼其聲矣然果何以見其教之善也蓋言不貴

於太繁然約者又短簡而無以達其意言不貴於太顯然  
微者又深晦而無以見其美言不貴於引證之雜然罕譬  
者又比例未廣而無以動人之悟皆非教之善也何以使  
人繼其志哉善教者之言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其善  
教如此則學者自能繼其志矣豈不謂之使人繼其志乎  
以前只說師之教人此又推到治人上益以見師道之大也  
爲師者豈真將來爲長爲君只是論理如此雖未必便  
爲君長而君長之道彼固優爲之矣師旣可以爲君則師  
雖不曾真學爲君而君道於此而寓便似平日習學爲君  
底一般 擇師只泛就學者說不必說人君擇師 能爲



師然後能爲長卽推其所以教人者以治人也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卽推其所以治人者以治國也是師正所以習學爲君之道矣師道之大極於爲君而其始則由於博喻擇之不慎則爲君與否非所論然而不能博喻則無以成就人才矣三王四代古之能爲君者也亦以其能爲師耳記之所言豈非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之謂乎是質之於古記尤可見擇師不可不慎矣

凡學之道止雖舍之可也

輔方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爲難言盡嚴師之道爲難爾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凡字該元子適子俊秀

而言首二句且說嚴師之難下二句是嚴師之故是故以下則嚴師之實民不專是下民敬師之人亦俱在內曰君曰天子者卽重以明輕也不可因此就把嚴師專指君說此承上節言擇師固不可不慎而尤貴於嚴師也凡學之道他非所難惟嚴師爲難蓋師有道義而無勢分學者或挾其賢則不見道義之重或挾其貴則惟知勢分之尊非真知道義真忘勢分者不能嚴師也如何不難夫嚴師固難矣所以嚴師者其故何哉師所以傳道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求道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此所以貴於嚴師也然嚴師之事何如觀於爲君者可見矣蓋君之於臣



爲尸則弗臣爲師則弗臣其待師與待尸同是天子諸侯且不臣其師矣况他人乎然爲師弗臣何以見之大學之禮云是天子且尊師矣况諸侯乎說嚴師則以君不臣其師證之說君不臣其師則以天子尊師證之正見凡爲學者當嚴師也

如攻堅木如撞鐘且虛起到下面始詳之然如攻堅木之下通不說攻堅木如撞鐘之下却全說撞鐘蓋互見也易者節目解此等字面俱從堅木上影來相說以解卽解那節目也只重在鐘上不重撞者如撞鐘如所撞之鐘也小者大者以撞鐘之物言不急疾擊之此爲正註每一春

而爲一容則認爲鐘聲之春容矣蓋從之音春仍陸氏之舊而未敢改正耳小鳴大鳴雖有聲矣然聲猶未盡也待叩之從容然後音韻悠揚嫋嫋不絕或小鳴或大鳴鐘聲始罄竭而無餘矣小鳴大鳴是一意盡其聲又是一意三箇不善者不重皆反言耳進學之道只在善處見之善學善問則能進已之學善待問則能進人之學矣或欲兼不善者說謂以善者爲法不善者爲戒則爲進學之道這又隔一層了不如就見成說是

記問者全無實學只憑記誦與訪問而已註云待學者之問誤解問字了聽語是有實學任他來問正與記問者相反



必也其聽語乎言聽語之人方可以爲人師也然聽語者固可以爲師而待問矣然學者未必皆能問亦當斟酌以教之不能問則語之不知則舍之矣此又聽語之活法也豈可槩以聽語自任而不因人以異施哉

良冶之子 至末

父爲良冶良弓其子便宜能世其業矣然必先學爲箕裘而後可以漸進於弓冶疏註把兩必字錯認了 有志於學是要循序漸進也不然則弓冶之子及駕馬者之不如矣 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此句似失之贅

此承上文言君子察於此三者固可以有志於學而所謂學者不外於比物醜類而已矣前面不是說學就是說友說師故又於此總言之 比字與樂記比類之比同乃分次之意作比方看失之太淺矣醜類又在比物之外似以人言乃倒提此二字實於比之下物之上掣爲一事解之蓋只因下文所言四項似有同類模樣遂誤認醜類二字連比物都遷就解了 比物是辨別事物之理卽格物窮理也醜類是群其同類之人卽親師取友也 應氏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 說者以鼓水四項比物以聲色四項比理見得物無當於理理不得物不明此所以



比物醜類也然經文止有物字何曾見有理字原來學與師是正意而以鼓水引起言五官不得學不治五服不得師不親猶聲之不可無鼓色之不可無水耳 學有關於吾身此所以比物以加學問之功師有關於人倫此所以醜類以求師友之助 醜類兼師友言下只言師者舉師以例友也

德以得之於心者言道以體之於身者言有志於本比前面有志於學又進了一步 言君子察於此三者固可以有志於學而察於此四者則又可以有志於本必涵養本源培植本根而不泛然以用其力矣不然何以希聖而希天

哉

吳氏曰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 上文言有志於本此又以祭川明之務本只指祭川說正意在言外 河乃川之小者而三王顧先之何也以其或爲源也海乃川之大者而三王顧後之何也以其或爲委也這就謂之務本了然則學者可不有志於本乎不然則祭川者之不如矣







